



魯迅

文學獎作品選

報導文學卷 1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04

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

魯迅先生命名的魯迅文學獎，是為鼓勵優秀
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
文學理論評論的創作，鼓勵優秀中外文學作品的翻譯，
文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而設立的，
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4

報導文學卷 1

人間出版社 合作出版
中國作家協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 4-5, 報導文學卷 . -- 初版.
-- 臺北市 : 人間, 2013. 11
384 頁 ; 15×21 公分
ISBN 978-986-6777-69-1 (第 1 冊 : 平裝) . --
ISBN 978-986-6777-70-7 (第 2 冊 : 平裝)

857.85

102023225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 4

報導文學卷 1

出版者 人間出版社

發行人 呂正惠

社長 林怡君

地址 台北市長泰街 59 巷 7 號

電話 02-2337-0566

郵撥帳號 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版印刷 龍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02-8221-8866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 2013 年 11 月

定價 新台幣 320 元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出版說明

魯迅文學獎為大陸最高榮譽的文學獎項，分七類評審，中篇小說、短篇小說、報告文學、詩歌、散文雜文、文學理論評論、文學翻譯。長篇小說的選拔由茅盾文學獎負責。就文學體裁、門類而言，魯迅文學獎選拔範圍更為完整。凡評獎年限內發表（包括在擁有互聯網出版許可證的網站上發表）、出版的作品均可參加評選。魯迅文學獎每三年評審一次，自 1995 年開始舉辦，至今已歷五屆。

大陸的文學獎跟台灣的文學獎最大的不同是，大陸的文學獎均就已發表作品進行推薦選拔，而台灣的文學獎則由新進作家將從未發表的作品投稿參選。台灣的文學獎重視提拔新人，而大陸的文學獎則在衆多作家、作品中進行選拔。台灣文學園地較小，新人出頭不易，因此台灣的文學獎均重視新進作家的培養。反之，大陸雜誌、報刊衆多，發表作品比較容易，在已發表作品中進行選拔，確有必要。

大陸文學獎還有一點跟台灣不同。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均由中國作家協會負責，具有官方性質。另外，凡是參與評選的作品，以及最後進入決選的作品，均先在網路上公告，由讀者反映是否合乎資格（如有抄襲，讀者馬上可以舉

發）。決選作品尚未投票前，讀者均可在網上發表意見，供評審委員參考。

魯迅文學獎的評選標準重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衆，容易被大眾所接受的作品，因此，風格上與台灣的文學獎頗有差異。我們引進魯迅文學獎的作品選，一方面想讓台灣讀者了解大陸文學獎的狀況，二方面也可以透過這些作品接觸另一種型態的寫作方式。兩岸的讀者與作者如果能互相觀摩、交流，相信對於兩岸的文學發展都會產生有利的促進作用。

以宏偉敘事再現時代議題

——序《魯迅文學獎作品選——報導文學卷》

須文蔚

魯迅文學獎是中國大陸具有最高榮譽的文學大獎之一，其中報告文學獎的得獎作品規模宏大，超過十萬字以上的長篇鉅著不在少數，作者以長時間與縝密的調查與研究，深入時代充滿爭議或重大的教育、醫藥、民族、實業與抗災等議題，配合以活潑生動的小說筆法，塑造出生動的場面與栩栩如生的角色，展現出台灣紀實文學作品中迥異的特質。

報告文學的發展與起源可以上溯上世紀 30 年代，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提倡「創造我們的報導文學」，發表「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形式與我們的任務宣言」，指示要以這種文學形式，為政治服務。由於戰爭及時代的悲劇，報告文學在抗日時期流行一時，對社會及時局都有強烈的批判性，成為當時的文學主流。當時這個新興的文體帶有強烈的社會實踐與揭露時弊的功能，主題也都以關心社會中弱勢階層為主，掀起了時代的風潮。

如同中國大陸報告文學會長李炳銀指出，在這個錯綜複雜、挑戰迭起的全球化、資訊化時代，報告文學成為社會的必然要求，報告文學的資訊傳遞、價值判斷和社會介入功能，使之超越新聞，異於小說，可以改變讀者大眾對生活的

感知方式和理解效果，客觀上延伸了人的視野。藉此觀察魯迅文學獎作品集的選題，關懷弱小與社會邊緣的主題退場，取而代之的與國家發展與重大政策爭議有關的議題，更加接近當代新聞學上所稱的調查報導，是讀者更能感受到報告文學衝擊社會、政治與經濟政策的能量。

與台灣報導文學長期傾向散文與新聞報導的文體發展不同，也和台灣報導文學寫手必須仰賴雜誌或社區刊物出版作品的狀況也不同，中國大陸報告文學雖然在改革開放後歷經衰退，但是依舊能夠透過出版、電視紀錄片乃至電影的互動，開展出強勢文體的地位。從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獎的得獎資料分析，不少小說家加盟報告文學創作隊伍，把更生動的筆法與手法帶入了創作環境中，也為中國報告文學注入了更多活力與文體改革的動能。

在此次專書中收錄的作者中，何建明是得獎的常勝軍，他的作品不僅主題宏大，篇幅更超過二十餘萬字，放諸華文紀實文學的出版界，筆力如此雄健的作者並不多見。本書收錄的〈部長與國家〉一文，描寫的是上世紀 50 年代末「獨臂將軍」余秋裡擔任石油部長期間，帶領五萬大軍在松遼平原上開發大慶石油的傳奇故事。何建明的作品還受到電視媒體的青睞，中央電視臺改編為 30 集電視連續劇《奠基者》，也展現出報告文學在當代多媒體互文的潛力。

在一片西藏熱的文學圈，加央西熱的〈西藏最後的馱隊〉是作者應中央電視台導演之邀，回到故鄉，帶領紀錄片

團隊，跟隨著馱鹽的犛牛隊伍，記錄一種行將消失的行業：尋鹽、採鹽與運鹽。作者以流暢的筆法，讓人們有機會聽到來自西藏本土的聲音，不同於以往的他者的描述，展現出牧民的日常勞作方式、精神信仰、婚喪嫁娶、飲食起居等文化層面的在地觀點。

最具戲劇性，也最賺人熱淚的作品，應當是朱曉軍的〈天使在作戰〉。作者選擇了醫藥界的黑幕來揭露，主人翁充滿了正義感，希望自己成為真正的醫生，不要濫用醫療資源，為關乎國計民生的醫療問題不斷上書，頗有「秋菊打官司」的曲折與熱情，既有震撼力也有渲染力。相形之下，王宏甲〈中國新教育風暴〉顯得冷靜、客觀與科學，作者徵求各方反映教育改革的小故事，以多元視角呈現教育政策變革的不易與艱難，這部作品也立即改編為電視紀錄片，成為教育政策變遷下的見證者。

兩岸都矚目的汶川地震，李鳴生〈震中在人心〉一文則展現了作家的社會責任感，他第一時間投入災區，以一個作家、軍人、家鄉人獨有的三重身份深入採訪，鉅細靡遺寫作救災、醫療乃至心理治療等複雜的抗災歷程，就天地不仁的災情，理性分析出人為的不當，絕對是相同類型報導中視野遼闊，論點多元的佳作。

較為特殊的、個人的議題，則是作家張雅文針對自身著作權官司側寫的〈生命的吶喊〉一文，一個連小學學歷都沒有的女作家，不會一句外語，獨闖俄羅斯、烏克蘭、歐洲、

韓國與車臣，推出一部又一部頗具影響的國際題材作品，卻因為著作權契約爭議，使她的電視改編劇本鬧上法庭，令她心力交瘁，屢經生死磨難。這樣的報導題材，屬於見證類的報告，是台灣報導文學中較為罕見的。

綜觀魯迅文學獎的報導文學卷，以宏大敘事開展出令人震撼的篇章，充分證明了報告文學在中國大陸依舊有著優秀的作家隊伍，具有相對廣大的讀者市場，同時報告文學是走向成熟的文體。但誠如石興澤的分析，中國大陸的報告文學也存在三大隱憂：一是青年報告文學作家偏少；二是創作走向貪大求全、迷戀歷史、疏離民生的誤區；三是文體意識模糊下的藝術修養不足。放諸台灣報導文學發展，目前這些憂喜參半的批評，應當都是關心文學與社會的人們頗有同感的見解。

台灣的報導文學長於書寫田野，也擅於在多元、自由與不同族群的議題調查與分析，我們新銳的作家如能從這本難得一見的作品集中，獲取更恢弘的選題能力，學習更鮮活的寫作筆調，相信台灣的報導文學界應當會有更多震撼人心的作品出現。

須文蔚，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編案：加央西熱、朱曉軍、何建明的作品見《報導文學卷 1》；

王宏甲、李鳴生、張雅文的作品見《報導文學卷 2》。

目錄

《魯迅文學獎作品選》出版說明	3
以宏偉敘事再現時代議題	
——序《魯迅文學獎作品選—報導文學卷》	
須文蔚	5
加央西熱	1
西藏最後的馱隊（節選）	3
朱曉軍	133
天使在作戰	135
何建明	219
部長與國家（節選）	221

熱西央加

加央西熱小傳

男，藏族。1957 年春出生於藏北牧區一個並不富裕的牧民家中，1971 年之前在家放牧，並自學藏文。14 歲上小學，1978 年中學畢業留校任教。1983 年調那曲文化局，並開始艱難的文學創作，發表〈童年〉、〈鹽湖〉、〈靈魂獨白〉等組詩，引起文學界的關注，以後又發表過不少詩歌、小說和紀實作品。

1987 年之後，他在基層黨政機關任職，1994 年調入西藏作家協會，任作協秘書長、副主席，後而任西藏文聯編輯事務部主任、西藏作家協會常務副主席，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2004 年 10 月 30 日因病去世。

評委會評語

這部報告文學作品通過對藏北地區一支駝隊整整 28 天的駝鹽之路以及隨後的農牧鹽糧交換過程的追蹤紀錄，用質樸平實的筆觸，原生態地再現了藏北牧民傳統的運輸及商品交換方式，這就是令外人感到神祕的駝鹽以及由此引發的商品交換；然而，伴隨著社會的現代化過程，這種特有的生活方式以及與之相伴的傳統文化，正在以人們始料未及的速度消失……作品不動聲色地折射出那裡的風土人情及世態世貌，無論是題材的另闢蹊徑還是藝術表現的原汁原味，都是近年來報告文學創作中十分鮮見的探索。

西藏最後的馱隊（節選）

加央西熱

卷首語

羌塘是一片真正意義上的高天闊土。這裡稀薄的空氣使高原的天空因純淨而透明。只要你登高遠眺，幾百公里以外的景物任你用心靈去觸摸和感受。藏北的牧羊女同這裡的河流和藍天一樣純潔。她們每天可以觀賞幾百公里以外的他鄉美景，但她們也許永遠不能涉足那些熟悉的山水，只能在這片方圓幾十里的草場上放牧牛羊、生兒育女，圍著灶臺和磨盤走完人生的全部旅程。然而，藏北的男人們則不同——他們每年都要進行兩次長達幾十天甚至數月的浪漫、灑脫、充滿樂趣而又艱辛、危險的長途跋涉。這就是令外人感到神秘的藏北牧民傳統的運輸方式——馱鹽及由此引發的農牧鹽糧交換。

我在這塊土地上長大，曾是藏北牧民中的一員，少年時曾跟隨馱隊去鹽湖馱過鹽。在 1994 年，我帶著一個攝製組回到廣袤的藏北家鄉，跟隨一支馱隊走了整整二十八天的馱

鹽之路。以馱鹽及其農牧鹽糧交換為主題，我與攝製組一起在藏北的一個鄉村——班戈縣保吉鄉五村進行了為期兩年的拍攝和採訪。隨著這一進程的深入，值得關注的是，我發現藏北牧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與之相伴的傳統文化，正在以我們始料未及的速度消失……

第一章 我的馱鹽情結

一、我跟當雄鹽人做生意

我的家住在一條馱鹽大道旁。我是從小看著來來往往的馱鹽隊伍而長大的。一撥一撥的馱鹽人，沿著那條由無數個馱鹽人踏出的小路而形成的馱鹽大道，穿梭於家鄉與鹽湖之間，完成一個牧人所必須要完成的義務。

每年到了春夏之季，當雄和寧中的馱隊鋪天蓋地擁向鹽湖。隨著馱鹽季節的到來，沿路的牧民也跟著熱鬧起來。當雄和寧中的人天生擅長做生意。他們一旦翻過念青唐古拉山脈，就和當地的牧民做起買賣。每當這個時候，我特別希望爸爸從當雄人手裡買些乾桃子、乾元根、糖果等小食品，甚至買些跟我毫不相干的諸如陶壺、牛鞍、帳篷竿子等物品。家裡多了幾樣新東西會讓人感到高興。

當長到 10 多歲時，我就獨自鑽入當雄馱隊的帳篷裡頭，開始和人家做起買賣。當然我不可能支配家裡的財產，所以只能賣一些屬於自己的小東西來換取我喜歡的物品。

一天，一個鹽人看上我那雙精美的靴帶，就跟我糾纏著

要換靴帶，另加一支鋼筆。這一下子吸引了我。誰讓那位叫卡爾托的上師給我起的名字是加央西熱呢！加央西熱翻譯成漢文就是智慧的文殊，文殊是掌管文藝的菩薩，因此我從小就喜歡文具，喜好書籍。鋼筆對我特別具有誘惑力。

那人也看出我喜歡鋼筆，不是在一張磚茶的包裝紙上寫幾個字，就是教我如何吸墨水，如何裝筆帽。他的這些廣告性示範更加誘發了我的興趣，我決定立即交換，儘管兩條靴帶的工藝和質地真是沒法比較。我的那雙靴帶上編織了矯健的黃羊、奔馳的鹿、小河中栩栩如生的小魚，與其說是靴帶，還不如說是精美的工藝品。

晚上我回到家裡，遭到媽媽的嚴厲批評，大嫂也鄭重聲明再也不給我織靴帶。儘管後來她還是給我織了，只是告誡我不許再賣掉。

一年夏天，我和二哥聯手做成一樁令人難以忘懷的生意。那是夏季牧場放牧的時候，一天，來了一位當雄的老人跟我們一起放牛。交談中我們得知，老人是為一位鹽商放牧的放牛員，自己有一匹小青馬。二哥問他賣不賣，老人說如果價錢談得來，可以考慮賣。

爸爸當上合作組組長，每週都要到鄉里開會，極需要一匹公馬作坐騎。在這之前他跟好幾個鹽商周旋買馬的事宜，可是要麼馬不理想，要麼價錢談不下來，一直未能如願。這匹小青馬四肢修長，皮鬆毛短，善於平跑，是一匹理想的坐騎，而老人只要幾頭冬季破「肚皮」（宰殺）的老牛就行

了。

爸爸聽說了這事之後，極感興趣。於是大人們你來我往地磋商，很快達成了協議。

就這樣，我從小站在馱鹽大道旁，看著認識的或不認識的馱鹽者與我擦身而過，默默祝願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出色的馱鹽人。

二、我去馱鹽

70年代初，我終於夢想成真，可以和他們一樣去馱鹽。不過嚴格說來，我是接受生產隊的任務才走上馱鹽大道的。我要去馱鹽，這無疑是令人興奮的，這表明我已不再是一個孩子。更令我驕傲的是，姑娘們再也不會把我當成一個孩子了。

出發之前要做很多準備工作，不過已不同於私營時期，像準備鞍具、縫補鹽袋、整理拴牛繩等活兒都是爸爸在生產隊部替我完成的。鹽人自己要準備足夠兩三個月吃的食品。其中最繁重的活兒要數磨青稞麵。在西藏牧區，這種活兒多半都是由婦女來完成，所以磨青稞麵的任務自然就落在媽媽身上，但一有空閒，我也幫媽媽磨自己享用的糌粑。每當這個時候，媽媽總愛說：「孩子，別磨糌粑了。你小小年紀，能馱得動鹽包嗎？這生產隊也真是的，幹嗎讓上學的孩子去馱鹽？」這麼一來，我唯一為自己做的事情是縫製了一雙選料考究的長筒藏靴。雖然在做工方面還有很多遺憾，但穿著

自己裁縫的靴子，心裡別提有多得意。

臨出發前，爸爸趕緊給我傳授很多馱鹽的技術，包括馱子如何打包、如何裝卸牛背上的貨物，以及在湖中採鹽、背鹽的技巧。還教我怎麼合理安排每天的伙食等等。人民公社時期是以生產隊為單位，派出精幹的馱鹽隊到鹽湖採鹽取鹽。我們隊由6人組成，同用一頂帳篷。雖說都是清一色的牧人，但仔細說來，每個人都有一段講不完、理不清的故事。

我的搭檔是我們家的老鄰居單增班典。單增班典跟我以伙伴相稱，其實他跟我爸爸才是同一輩分的人。他原是拉薩著名的色拉寺杰扎倉的僧人。杰扎倉每隔三年選派三至五名僧人到我們部落從事民間佛事。1959年，西藏實行民主改革，單增班典就地獲得解放，就跟當地一女子結成夫妻，結束了清高、輕鬆且受人尊敬的僧侶生涯，變成了一個地地道的牧民。作為一個世俗家庭的主人，就要承擔起一家人的吃穿用度，自然要加入馱鹽的隊伍啦。

還有一位老者叫加日。人們當面稱他為加日叔叔，可是背地裡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豁嘴加日。其實加日並不豁嘴，起這個綽號有兩個原因：其一，他長了一張能說會道的大嘴；其二，他是「文革」中造反派的積極參與者，為此曾蹲了三年的牢房。所以，用「豁嘴」這個綽號來稱呼他意味著對「反革命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平時，豁嘴加日坐在帳篷靠門的位置，他的言論和行為會受到別人的嚴密監